

## 神豬

林清玄

在做醮的節慶裡，有一個獻祭豬公的比賽。每一隻為神明獻祭的豬公都被養得十分巨大，最小的一隻也有兩百多斤。

豬公的口裡都咬著橘子或鳳梨，擺在高高的檯子上，準備稱斤論兩，選出最重的一隻受封為「神豬」。養豬的人則在檯子下討論著如何養一頭神豬。有的說：「我有獨特的食物配方，才有辦法把牠養這麼大。」有的說：「我每天給牠吃十五個蘋果，早中晚各吃五個。」有的說：「我早晚都給牠按摩。」有的說：「我夏天給牠吹電扇，冬天給牠烘暖爐。」總之，這些養豬戶為了把豬養得比別人的豬巨大，使出了各種方法。一個孩子站在檯子邊聆聽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們要把豬養這麼肥，沒有經過牠的同意呢？養豬戶聽到都傻了。」

一個養豬戶說：「小朋友，這些豬在豬裡算是最好命的，不但活著的時候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被伺候得很好，死了還可以上天堂呢！」

孩子問說：「為什麼牠可以上天堂呢？」

另一個養豬戶說：「因為在敬神的時候，被殺來獻祭的動物都叫『犧牲』，都一定會上天堂，而且靈魂會直接到天堂去祭拜。之後把牠的肉分給大家吃到的人，就是吃到神的食物，都會很有福氣的。」

孩子又問：「獻祭的動物死了，會上天堂，是確定的事嗎？」

養豬戶同聲的說：「當然是確定的，從古到今都是這樣說的。」

孩子說：「這些豬也許不是那麼想上天堂，只有人會想上天堂，如果確定在做醮時獻祭就可以上天堂，你們為什麼不殺掉自己的父母親呢？你們為什麼不殺掉自己的孩子呢？你們為什麼不自殺，然後趴在高臺上呢？這樣你們一醒來就會在天堂裡呀！」

養豬戶面面相覷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## 石磨

馮輝岳

隔壁的叔婆搬到街上住，她把空屋租給一個叫阿滿的人，我們都稱他滿哥。

滿哥從南部搬來，鑲著一口金牙，個兒瘦瘦小小的。他們夫婦以賣豆腐為業，每天一大早就挑著熱騰騰的豆腐在村頭村尾叫賣。

「買豆腐呵！——豆腐呵！」

滿哥的聲音不但宏亮，而且傳得很遠，村婦聽見了，紛紛端著盤子站在門等候，有時候他也挑到別村去賣。滿哥做的豆腐又嫩又香，全村子的人都知道。

我看過滿哥磨豆子，他雖然長得瘦小，胳膊卻很粗壯。滿哥手握推把，兩腳前弓後箭，叮穩的推著石磨，嚕嚕轉動，白色的豆汁汨汨流出。每當石磨轉過三四圈，滿嫂就舀一勺豆子倒入石孔，那一座石磨好像特別大，圓滾滾的表面十分光滑。有一天我去他家買豆腐，經過磨坊，我使勁推石磨，一把它竟然一動也不動。

我的房間和磨坊只隔著小小的後院。睡夢中，我經常聞到淡淡的豆香。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，三更半夜就得起來磨豆子。做豆腐不過上午做完生意，下午滿哥說閒著了。

滿哥真好心，常常把一桶一桶的豆渣送給我家的豬吃。黃豆營養多，那一陣子圈裡的大豬長得特別肥壯。在我家隔壁住了五年，滿哥就回南部耕田了。那一座笨重的石磨因為搬運不便，滿哥很便宜的賣給父親。記憶裡母親只用它磨過一次米漿，現在它仍完好的擺在我家後院。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，它靜靜的躺在那裡，好像還在懷念那段磨豆子的時光。

## 率真的白毛阿婆

李潼

從我懂得觀察特徵去認人，白毛阿婆就已經有一頭銀亮的白髮。那時，我大概只有七八歲，有一陣子還以為她是天生白，因為白髮的老太婆這麼多，為何獨有她被稱呼「白毛阿婆」？

後來我又見識許多白髮的人，一頭銀絲比她更旺也更亮；但是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因為沒人比她更率真，率真得可愛又好笑。

白毛阿婆一家三代磨豆腐，在我們那個鄰里就數她家最早熄燈、最早起床。她的一群兒孫各個勤奮，豆腐店越開越大，還作起五香豆乾的相關企業。她實在沒必要跟著起大早，肩挑兩箱豆腐出門叫賣。白毛阿婆偏是閒不住，「怕骨頭硬了，坐出一身病痛。」在店裡管東管西，惹人嫌。」

小時後我喜歡賴床，「不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」總是逼到遲到前趕著喝稀飯；稀飯滾燙，而學校的噹噹鐘響如魔音傳腦。急全家人跟著我著急，幾乎都在這時後。白毛阿婆挑著空箱子兜回來了。有一回我滿頭汗的，跺腳喝稀飯，看她走近，吹氣問她：「阿婆，妳吃飽未？」她笑咪咪接了我的飯碗，三兩口喝光：「正好，阿婆舌頭老，不怕燙幫你吃。」還舀起前院那口蓄水缸的泉水，把碗筷洗淨，催我快走。

鄉人打招呼喜歡問：「吃飽未？」白毛阿婆是個率真的人，吃飽便罷，尚未吃，她大步一跨，取來碗筷，呼嚕嚕吃起來。直到我們遷離那個鄰里，她真就和我們共進早餐，好幾回事情傳開來，我們才知道有這種遭遇的人家，還不只二三十家。每家人談著，都睜眼憋住笑，據說在我們那地方打招呼的問候語改成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是白毛阿婆的「功勞」。

白毛阿婆的作為是對是錯，很難定論，因為她率真的舉動有違常情，卻又無傷大雅；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她給我的印象深刻，尤其看見虛假做作的人時，我居然有些懷念她。

